

# 帝都赋

十四年了。从昆仑到敦煌，从西域到南疆，再从帝都到这里——  
多少聚散离合，枯荣起落如洪流般将所有一浪浪冲刷而去，浮华过眼，锦绣成灰，  
惟独剩下的，便是眼前这张纯净如雪的笑颜。无论成败起落，始终不变。

沧月◎著

Moxiang



新世界出版社





# 帝都赋

沧月◎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都赋》 / 沧月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87-673-4

I. 墨... II. 沧月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检索 (2005) 第 036431 号

帝 都 赋

作者: 沧月

特约编辑: 陈 晨

封面设计: 李 莹

译者: 红 杏 林 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 奇 峰

封面设计: 李 莹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电话: 010-6832 6678)

(传真: 010-6832 6733)

(中文) (http://www.nwp.cn)

(英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邮箱: newworld@public.bj.net.cn

邮购部电话: +86-10-6899 6906 frank@nwp.com.cn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张: 6.25

开本: 32开

印数: 1-30000

版次: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673-4 I · 209

定价: 18.00元

印装精美 可随书附赠

版权必究

新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香外传. 帝都赋 / 沧月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5

ISBN 7-80187-633-4

I. 墨... II. 沧...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431 号

## 帝 都 赋

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作者: 沧月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林

特约编辑: 茜色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内文插图: 李堃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 开

印张: 6.625

印数: 1-30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633-4/I·209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帝都賦  
· 沧月

MOXIANG MAI ZHUAN







公子舒夜只觉一切恍如梦境，  
用嵌着宝石的金杖挑起新嫁娘的珍珠面幕，  
双手竟微微颤抖。  
灯下丽人笑靥盈盈，清澈纯白，  
瞬间照亮了他的眼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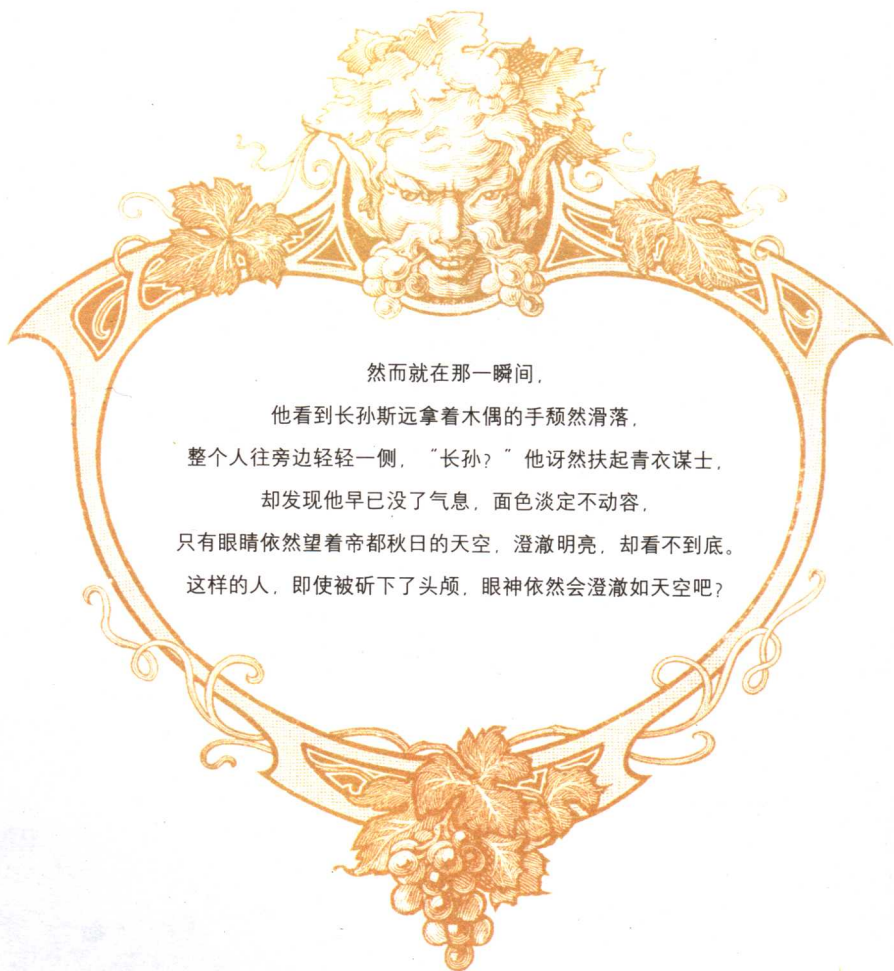
帝都的月色是空朦的，照着三重禁城里的楼阁深宫。  
明明空中没有一丝雾气，那一轮玉盘却朦胧绰约，似近实远。  
就如一个绝色的女子终于羞涩地从深闺中走出，  
却要隔了一层面纱对着人微笑——  
这样的美丽，带着远在天边的琢磨不透的神秘。



帝都賦  
MOXIANG WAI ZHUAN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  
他看到长孙斯远拿着木偶的手颓然滑落，  
整个人往旁边轻轻一侧，“长孙？”他讶然扶起青衣谋士，  
却发现他早已没了气息，面色淡定不动容，  
只有眼睛依然望着帝都秋日的天空，澄澈明亮，却看不到底。  
这样的人，即使被斫下了头颅，眼神依然会澄澈如天空吧？







## 嫁 月

◎小楹

不见好久，沧月忽逼我写序，时间还催得紧。想：做序是为人作嫁，那么就叫“嫁月”吧。

在校园里时的沧月，是个爱泡网的网虫。记得原来往往写稿罢，哪怕深夜两三点，也还是可以在线上找到她。然后就彼此言笑一番。

和女孩子说话真的是世界上最省心的事了。我常常怕上 OICQ，因为 Q 上多是男生，个个都咬牙切齿做苦大愁深状，或者就锁眉闭眼说些思考人生的话。与男子相逢，动不动就要被迫“论剑”。但我是怕“论剑”的。剑是用来独舞的，我说。

所以半夜两三点，常会隐了身上去，跟沧月这小姑娘陈芝麻烂谷子，说笑无忌。那一段的时光常常就在那样的调笑里溜走了。

聊天的主题其实没什么，其中经常的，倒是调侃她的“论嫁”。

当然我们很“雅”了。论起她的嫁来，也多半会文绉绉地涂鸦。那时我们在线上写诗玩，有时还联句。说起来，给她写的“梳妆诗”怕也很有几句了吧。兹录于下，聊供一笑：

每到夜来惯绮思，小沧月儿二八时，风片裙儿鬓雨丝。

豆蔻梢头原宿命，檐铃絮语小痴痴，若个衾缠小腰肢？

那时沧月正在清韵的“匪帮”里当匪十六妹当得兴兴头头。所谓豆蔻梢头，剩下的就是个寇字了，不太高明的字谜游戏。檐铃句，是想起当年同游西安，她用建筑术语跟我讲解大雁塔的风格。

沧月却大不满，说把她写得像个花痴。那时她还小女孩子心性，多少有点“爱”忧惨——年少时都往往如此吧？总觉得只有忧伤得近于惨厉的事才可以把我们从过于琐碎的人生中拖出，劈出一条道来，更深切地接触到生命的本质。

小月儿那时就常常宣扬自己文字的凄厉，如《血薇》。我却不大感冒。我之所以喜欢沧月，是因为她生命里那种自有的、金玉满堂式的富丽和雍容。

至于最后一句，那是为沧月虽总是不知足地自憾还

不够美丽，却极得意于她的细腰了——除了跟她哥哥江南比。

有时也来点沉痛的，也会安慰她，记得某日深夜写过那么一首，题目或许可以直接叫做《沧海明月》吧：

跳出沧海色亦枯，

世间儿女笑汝孤。

前生嫁得真肝胆，

心中种取桂扶疏。

偶有圆缺嗟幻世，

也曾潮汐漫浮屠！

青女素娥约抱冷，

看他喧嚷聘罗敷。

最后两句，她说给沈瓔瓔看了，然后两人在线上抱头大哭。

是呀，这样的女子，就算富丽丰足已开在生命深处，但真的落实到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又真的找得到那一场“偕好”吗？

还有一个是跟沧月的联句。现在，已记不清到底哪句是谁写的了。回想了下，好像还是跟沧月涂鸦玩儿最像样的一首：

骊歌一曲解行舟，



黄叶千山逐湍流。

未得星槎难泛水，

遥揣帝女可怀秋。

长夜风来当病酒，

浮生渐逝与耽忧。

道是欺鸦发未挽，

而今谁整碧搔头？

最后是一句急急切切的问：“而今谁整碧搔头？”

这一句肯定是我的。因为那时深夜里聊得兴起，沧月发怒赌誓道：“如果到了八十岁，你未娶我未嫁，我就嫁给你。”

论嫁论到如此，回思足够心惊！

呵呵，为免好容易活到八十多岁，还惨遭沧姥降身、白发红颜、幡然下嫁之虞，所以于此特意布告号召曰：拜月的人儿啊，如果有谁对这个生性富丽、腰束尺八的小月儿有兴趣，那么——

快、适时整取碧搔头了……

(PS:因为我逼着小椴在一个双休日之内把序写出来，他就这样报复偶——！)



# 1. 帝都

MOXIANG WAIZHUAN

大胤景帝十八年秋，西域战端又起。敦煌城主公子舒夜击退了来犯的回纥军队，立胞弟连城为新任城主，然后挂冠离去，不知所终。

龙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景帝驾崩，无子。鼎剑侯扶南安王世子继位，改元太兴，是为武泰帝。武泰帝年幼，故令亚父鼎剑侯摄政。

武泰帝之姐夏雱，被封为颐馨长公主，入住景和殿，把持内宫，成为事实上的国母。而被武泰帝称为“亚父”的鼎剑侯更是权倾天下，出入宫闱毫无避忌——朝野多有传言，说颐馨长公主为了保住幼弟的帝位，早已委身于摄政的鼎剑侯。



然而谁也不知道，那个看似纤细的傀儡长公主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化了鼎剑侯麾下的几名得力干将。甚至连他的心腹属下、智囊长孙斯远都已投入夏氏姐弟门下。

从敦煌秘密返回后，鼎剑侯重新染上了极乐丹的药瘾，而这一次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戒除——因为他的贴身侍从已被长孙斯远买通，将极乐丸暗自掺合在摄政王的日常饮食中，让他反复上瘾，无法彻底戒除。

在某一曰摄政王药瘾发作、失去反抗力时，政变发动了。

禁城大门紧闭，宫闱之内只是短短半曰便易了主——来到帝都后一直销声匿迹的明教忽然发难，把持了内宫上下，将御林军和大内侍卫全数控制。而当夜留宿于景和殿的鼎剑侯，从颐馨长公主房里出来后便成了一个活死人。

天明后，那些文武百官如往日一样列队上朝。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此刻坐在孩童皇帝身侧摄政的鼎剑侯，已经成为新的傀儡！夏氏姐弟暗中已夺回了大权，然而顾忌着分布于天下的效忠于鼎剑侯的军队，极力掩饰着